

# 戰爭中

孫席珍 著

一九三七



戰 爭 中

孫 席 珍 著

1 9 3 7

爭戰中

實價國幣二角

著作者 孫 席 珍

發行 者 張 鑫 山

分銷 者 各省大書局

從半夜兩點鐘起，這被黑暗所掩埋着的村莊，突然騷動起來：本是三秋的靜夜，鷄犬都寂然無聲；但這時，各處的大爐竈都已融融地舉着火，火伏已在弄飯，而各連的號兵，也早把“起牀號”吹過，傳令兵提着馬燈正在沒頭蛇似的亂竄了。

駐紮在村莊東端的社廟裏的第四連的弟兄們，也都一躍而起，胡亂把灰氈捲好，又把剛纔當枕頭用過的包裹縛得更緊一點，然後仍復在草蓆上歪倒或者坐下，擦一擦睡眼，取出水煙袋來咕嚕

咕嚕地抽煙。有些便揹着鐵葉水瓶走出院子去，滿滿地灌一瓶半熟的熱水回來。

院子裏，徧地黑，抬頭望望天，陰歷月梢的天，並無月光。很渺遠很渺遠的地方，有一顆黃豆大的星，獨自，並不覺得寂寞地，眨着眼睛。夜涼如水，只穿着兩件單衣的弟兄們，個個都發着抖，此外便是接連接連的噴嚏聲。

但，雖是這樣，每個人的精神卻都很健旺。在這裡休息整整一個星期了，而且自從整理之後，都已按次遞升，他們每人每月都可多得二角，五角甚至于一元大洋的餉銀。于是，他們便在這中間滿足了：過去的惡戰都在他們的意識之下遺忘，過去的勞苦也都恢復轉來，黃蠟般的臉色正在慢慢地吐露出生氣，又是一個個的強有力的戰士了。

“這回非殺盡那些北老不可！”戴金發抽足了水煙，開口說。

“黃得標，打起精神，再來一回！”熊十一猛然

站起來，激勵着。

“是呵，‘我們要在半個月以內打到南昌，殺死鄧如琢，活捉孫傳芳，纔不愧爲總理的信徒，纔不愧爲救國救民的革命同志！’”裘上士模倣着司令官的口吻說，但終于矜持不住，接着便哈哈地笑起來了。

隨着這笑聲，大家便各把前天的幻景重溫一遍。全團的不滿額的六連兵士，鑲聚在草坪的一角，另外是別團的，約摸兩千多人，環列在放着賸餘的毒焰的秋天的陽光底下。一點鐘焦灼地過去了，又是半點鐘，纔看見穿着全毛嗶嘰的司令官帶着他的金線輝煌的僚佐，拍馬而來。雄壯的“敬禮號”嗚嗚地吹起，弟兄們都舉鎗，官長們都舉手，兩千多雙眼睛都向着鞑靼動蕩的處所睜住，這是臨出發前的大檢閱。于是，司令官隨後便登台訓話。但這訓話倒底是在訓些什麼，當時卻彷彿誰也沒曾聽清；只是在輕輕地伸着脖項吁氣和低着頭打聽

睡之中，偶爾聽到順着風勢吹來的繼續的幾聲：

“總理……革命……救國救民……”

“‘爲革命而死是光榮的！’”韋虎竭力思索之後，只記起了這一句，便大聲嚷：“喂，黃大哥，熊大哥，我們‘光榮’的日子已經到了，你們可要‘光榮’不？”

“贊成，丟那媽，不‘光榮’也要你們‘光榮’的了！”熊十一叉着手站在一旁微哂着。

這時，院子裏忽然掠過一道光，那是連長的手電燈；隨着，連部裏的馬燈也幌到廊前來了。藉着這光，使大家望得清彼此的面目，於是談話也越發有了勁。

“你看這回打起來怎麼樣？”

“誰知道怎麼樣呢？我們只要去打，旁的也不管他那麼多……”

“我看，比前回總要厲害些罷。”

“無論怎樣，總保你‘光榮’就是……黃大哥，

你說是不是？”

但是，聽了這話的黃得標可有些憤憤了。“不要打趣罷，什麼光榮不光榮的，先去灌了水來再說！”

“唔，”韋虎和熊十一經他提醒，同時跳起來，捏着水瓶便望外走。“差一點忘記了，路上沒有水喝可不是玩的！”

深夜的喇叭又四面八方響徹了，嗚嗚地，宛轉地，似庭院中的蠅翅的聲音；那吹的是“喫飯號”。號聲不久蔓延到第四連裏，立刻，大家便一轟跳出去；幾個人從爐灶邊火伙那里，端過一大鉛盆的茭白燒鹹菜來，添上粗糙的僅堪下咽的米飯，便三個人一組，四個人一組地蹲着餐餐一般地大嚼。

“應該多喫幾碗呀，這一餐喫了，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纔有飯喫哩。”

“是呵，到火線上，是什麼都不用想了……”

一時都無語，只聽見碗筷的聲音，狼吞虎咽的聲音，起火起火的風掃落葉似的聲音……



但連長可是已經耐不住了，焦燥得很似的一下跳過來，滿嘴還含着飯，咀嚼着，又用舌頭一舐，高聲說：“快一點呀，難道在磨粉嗎？時候已經不早了！”一壁又叫號兵快吹“預備號”，吹了“預備號”跟着就吹“集合號”。

亂糟糟地，碗筷也來不及洗，大家頓時便又一齊望裏擁。把藏着兩百發子彈的子彈袋在胸前背後交叉繫好，再把包裹水瓶望肩上脅下一挂，于是，一手捏起九五鎗，便快步向院子外跑。到廟門口歸隊時，三盞馬燈已分別在勤務兵和傳令兵的手上幌來蕩去；連長佩着左輪手鎗，興奮地正在踱步；見習官的排長，喊一聲“快一點”之後，即刻嚴肅地發“立正”和“開步走”等等的命令了。

村街上，因為隊伍都開到前面草坪上集合了，又是一片靜；僅有的幾家空着鋪面的鋪子門前的過廊上，有幾個老婆子點着青油燈擺設香煙蔴餅攤。老婆子正在低聲地念佛號，但當這一連人經過

時，便又默下了，張着大嘴若有所失似地望住他們：而大家呢，七天的盤桓，對於她們也並無絲毫留戀，即偶爾有幾個人匆匆地離開隊伍，搶到她們面前買一包紅獅子或者兩枚麻餅，但隨又頭也不回地跟着隊伍追上去，追上去了……

望着他們的隨着鎗刺移動的成行的黑影，襯着不諧和的鐵件的唧噥，似奮勇又無力的蹣跚的脚步，老婆子們不覺長長地吁一口氣。

別人的這種傷感其實是多事的，徒然的，因為他們的麻木沈重的心，實在已禁不住再為這種同情而添上一點創傷。蠢笨無知的牛，被人牽到殺牛場去的時候，還不免墮淚，豬羶在屠戶面前，還不免嗥陶，人們終究比牛豕要聰明一點。但是他們不願去想這個，他們自覺的責任，只是服從，前進和開鎗。

走出村街盡頭，便是田阪，遠遠黑影中呈一個弧形，那是一座山，叫不出名字的山。秋收的時節

早已過去，但是田阪裏，兩個月來遭受過萬千人馬的踐踏的稻粱，都翻身歪倒而着地，並且枯黃了，看去似整齊，又零亂，有如文學家的用十個手指梳理過的望後壓的蓬鬆頭髮。田阪對面是大草坪，和墳堆，在那里，有許多別連的弟兄們躺在荒草中，有些盤腿而坐，九五鎗搭成的鎗架一座一座地亭子似的站着，刺刀時時在燈影中閃閃地發光。

第四連的隊伍在草坪上佔住一塊隙地後，值星排長便命令大家搭鎗架，隨便坐下，但不准離開。

“丟那媽，”韋虎點上一支紅獅子，先開口。“我們這回算是受了騙……”

“可不是，原說是打到武漢便可以休息的，那曉得，武漢打下了，又要我們打江西，而且還要我們一打再打地打個不休。”一個人憤憤地說。

“哼，打下了江西，說不定還要我們打安徽哩！”

喫了這口飯，說什麼？”

“笑話，熊十一尋什麼開心！”黃得標忍不住來撻嘴了，但神情卻是冷冷地。“打安徽？不要做夢！前些天那樣整整齊齊的隊伍開去還要喫敗仗，這回還不是有去無來！”

“說得對呵，就算江西打得下，我們這幾個疲瘦不堪的人也早都化成炮灰了。”

“從南昌退下來，總以為可以回湖南休息的……”不知什麼人這樣說。

“你們真是，何必多說廢話？這是照着上頭的意思做的，空嚼爛舌頭有什麼用！”這却是裘上士的聲音。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死心塌地去打就是！”戴金發也很不耐煩似地插一句。

“唔唔，好傢伙，誰說不去？”韋虎辯護着。

忽然，村街上傳來一聲尖銳的馬嘶，大家立刻都不發言了，分頭站起，彷彿一羣受了驚的耗

子。

“阿，團長來了，要出發了，開步走罷——一二三，打到南昌去！”

謹慎地把鎗架拆開，各自拿起自己的鎗在手。團旗已經樹在草坪正中，嘩嘩地在夜風中翻飛了。掌旗官吸着煙，在團長的馬前徘徊。天色仍是黑沈沈的，霜露濃重地從夜的長空中飄下。忽然他們又聽見號聲動了，那樣圓熟的音調，顯然是團部裏的司號長吹的，于是大家都把脊梁豎直，預備聽值星排長喊口令而拖起脚步開始向不知名稱的地方走去。

“唔唔，不對，這是吹什麼號？”連長沈吟了一下之後，留神細聽，纔恍然大悟。“阿，是吹‘官長集合號’呢。”說着便帶同三位排長直奔向樹着團旗的處所。

團長向着圍繞在他的旁邊而成一個圓圈的官佐們，指着攤開在他面前的地圖，這樣說：“今天出

發，不能比平時行軍一般地懶散；因為，從今天起，我們即已在‘戰時’的狀態中了。所以，我們，一方面要沿途搜索，一方面又要竭力戒備……看，這是這回要走的路徑……敵人大約在這方……我們的左翼在這方……右翼在這方……”

但這些事，弟兄們是無須乎知道的。

連長走向自己的隊伍面前。

“聽着！稍息。今天，路上無論那個都不准離開隊伍，如果有誰還是那樣懶懶散散的，我查出了，決不客氣，就鎗斃！聽到了沒有？完結。稍息。”

這時，團部裏的司號長把‘前進號’悠悠揚揚地吹起來了。

“立正！原地向右轉！托鎗！常步走！”一套照例的口令喊過，一套機械似的動作也做過後，大家便開始踱過草坪，而向伸出在兩百米突外的大道上前進了。

匆匆忙忙地，他們已趕了二十多里路。

彷彿一大羣瞽者在黑暗中摸索一般，他們只是前後相隨地踏着曠野的漫漫的長途。目的地是越走越迷茫，但將旦的灰白色的晨光逐漸把夜幕揭去，黎明卻慢慢近來了。現實世界又隱約顯露出牠的本來面目：四望都是荒涼景象，常青樹那樣孤寂地裝着手勢，破廟那樣歪擺着身體埋在長草中，窮村落的家家戶戶，都那樣嚴局着年久駁蝕的雙扉，牆傾棟折，到處垂着蛛絲，默默中似在歎息着，太平盛世是遠了，遠遠地逝去了。

於是，他們前進，他們繼續前進，他們永遠永遠前進……

走到一座植着狂亂的樹林的小山邊，戰後的動人的悲境，頓時吸住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心。那被炮火所折斷的枯桿，刀戟似的直指着天上，合抱的大樹，樹枝也根根倒垂下來。山下有一池發霉的死水，正對着牛欄前的瓦礫苔生的廣場；被彈雨穿透

無數窟窿的歪斜的灰牆，不很清晰地在水上映了出來。

這一片灰色的窮村，在一個月以前，是會經過接連三次的爭奪戰的。野炮的砲彈，曾在這窮村的半空中放肆地呼嘯，九五和七九步鎗的鎗彈，曾在這窮村的屋頂上兩不相下地亂飛；那地面凹下去而成一個陷穴的，是巨彈炸裂後的成績；村後高高地隆起的土堆，那是不分南北兩方的陣亡者的陰靈的安息處罷。

連長擺出曾經在團部裏當過參謀的身分，倨傲地向傍着他走的第一排排長說，“前個月第九十師在這地方打，唉，好厲害，被打死的北兵總有上千呀！”

第一排排長伸一伸舌頭，但在不言中，却表示着“是呵，連長說的話是實情，但是，爲了這一片窮村，九十師的弟兄們不也是連屍骨都無存了嗎？”

這時，論時辰，大約已經到了早晨八九點鐘，



但光線反而逐漸薄黯下去，覆蓋着宇宙的大氣也毫無忌憚地再接再厲地把銀鼠色的帳篷撐開了。自始沒有出來過的太陽，被裹在密而厚的雲層中，望去只是煙霧重重的光景。是板着愁慘的臉相的天，是令人窒息的天，這當中，便有許多弟兄各自做着白晝夢。

韋虎在夢着敗退以前的那場血戰：炮煙似傘蓋直罩住空際，燦爛而紛飛的火星，混亂地在眼前搖幌着，開花彈的炸裂的大聲，比雷更響，比風更狂地瀰漫着全個戰場。自己的弱小的生命，便在這一團混沌之中，不知所從地掙扎着……

黃得標夢到家鄉，和剛纔見到的窮村一樣景象的家鄉；破瓦斷磚堆裏，妻子從祠堂的供桌下鑽出頭來，看見他回來了，便突然站起，抱住他的頭放聲大哭：“唉唉，阿狗的爹，你走了後，家裏便攪成這個樣子了……唉唉……幾天的戰爭，把家裏的三間破屋毀成一片平地……唉唉……阿狗早被